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春秋二十

薛氏季宣春秋經解　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季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

魯歴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作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歴而為魯史諸侯

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為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為襃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襃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襃貶以為傳舍襃貶則無以為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修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

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可行於當世可示於四方小人憚焉君子達焉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棄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

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内則尚有閭史又如

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

於前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

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

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傅良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

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藴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工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

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

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

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侯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威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

無年至紀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
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
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
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
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
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
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侯於中丘而後諸侯之師
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侯次之而父子

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兹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

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證此猶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

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

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與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周勉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稾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

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於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

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録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説序文畧見之

黄澗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不草草然謂書王存周未免又落窠臼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褎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間有評駁

趙希弁曰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清海崔清獻公與之識其後而列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摭其合於經者撮要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内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則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

戎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唐虞以來左氏所引典故曰論議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博議

宋志二十卷

存

祖謙自序曰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

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户而望因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譚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説於下旬儲月積寖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置楮中觧其歸裝無虛者竝舍媥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方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閲閲者不播彼

豈靦然忘世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
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
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
識所習毫忽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
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
矜而鐫或愠而謫或悔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
不既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
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

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櫟曰呂成公博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為議論而已其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為正論

楊士奇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黃虞稷曰世所行東萊博議皆删節惟正德中刊本二十五卷獨全

左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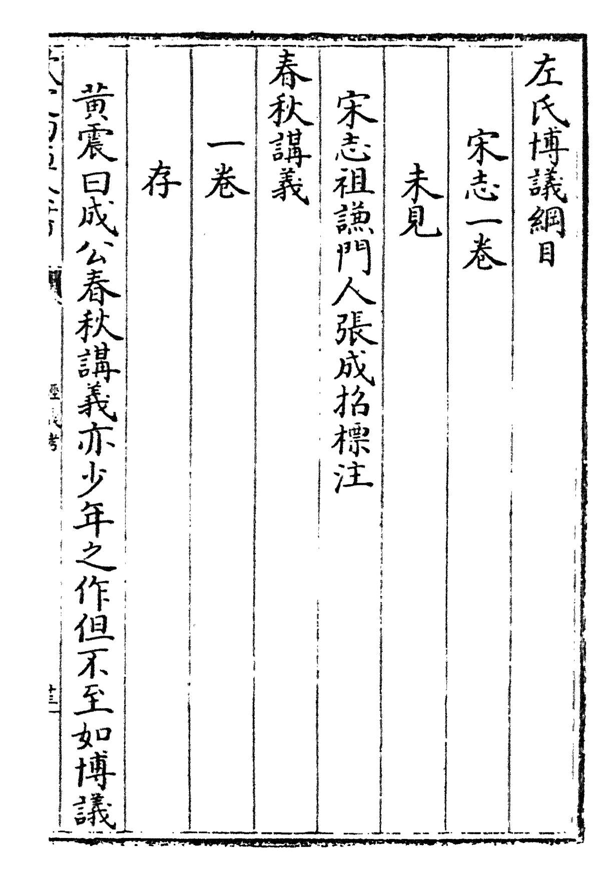
通考三十卷今本二十卷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

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册續說四册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録者



左氏博議綱目

宋志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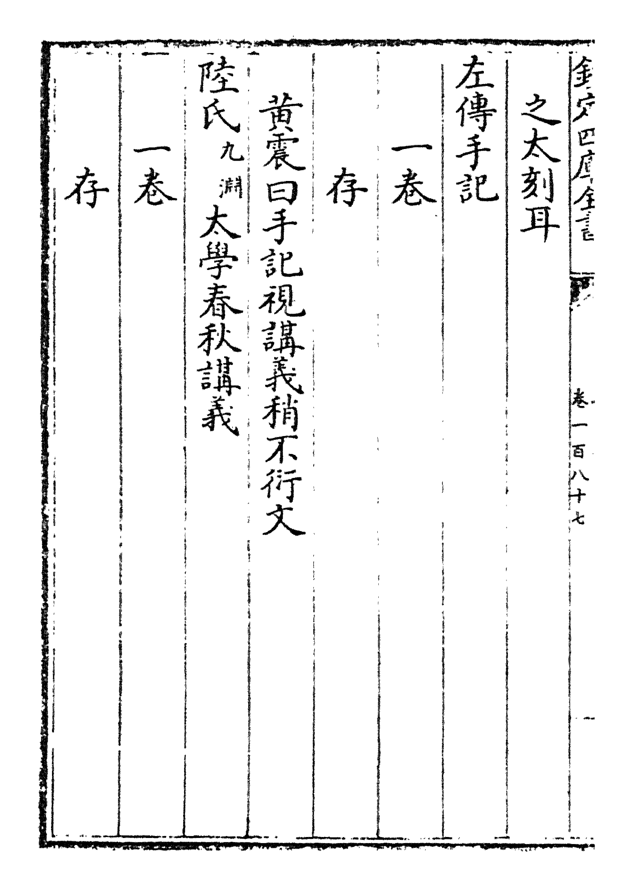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黄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



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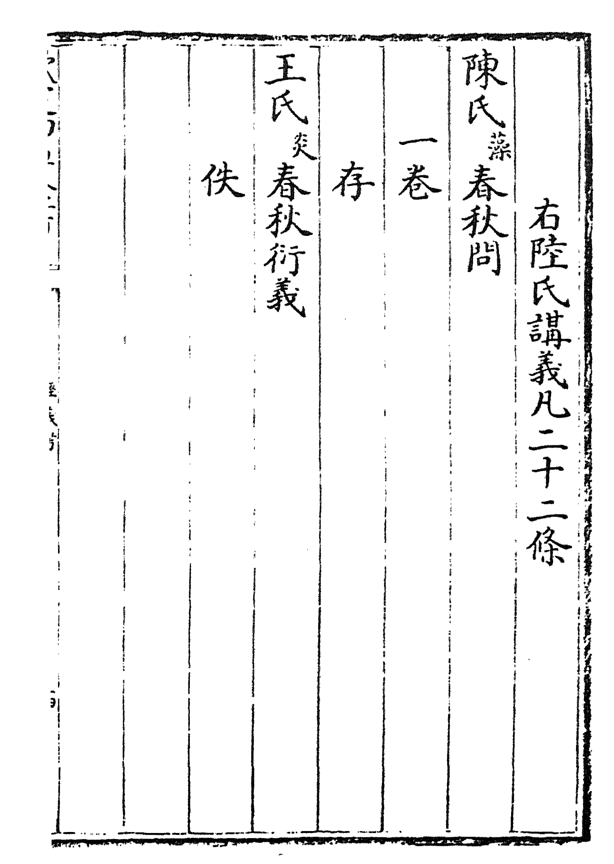
存

黄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衍文

陸氏九淵太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藻春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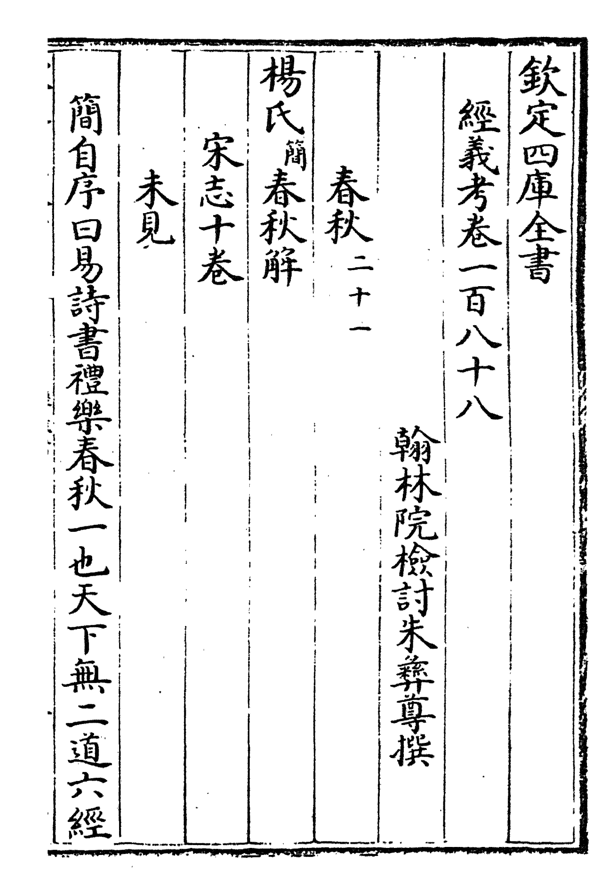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王氏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春秋二十一

楊氏簡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

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為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

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為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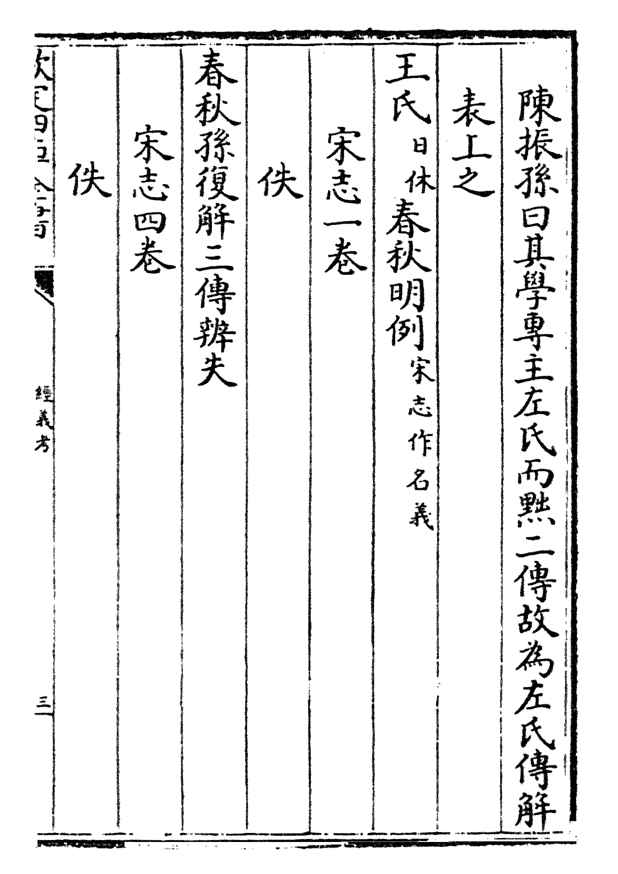
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林氏_栗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

表工之

王氏日休春秋明例宋志作名義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謂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意又有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葛立方曰虛中治春秋學為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具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逺麵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畀元凱為左氏

之忠臣

趙氏敦臨春秋解

佚

周氏孚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蠹

齋鉛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謚獻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即是書

余氏嚞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諤春秋左氏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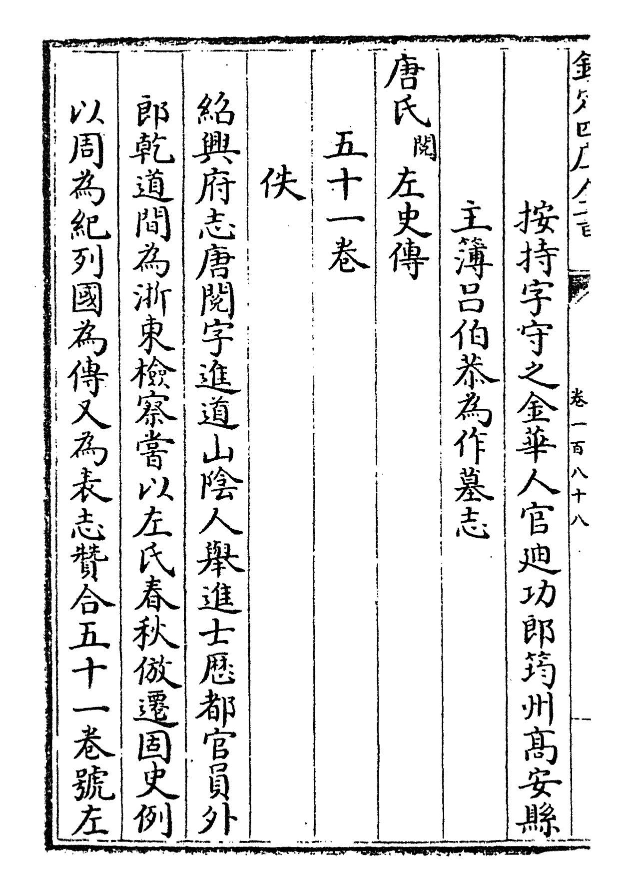
三卷

佚

陳氏持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廸功郎筠州高安縣

主簿吕伯恭為作墓志

唐氏閲左史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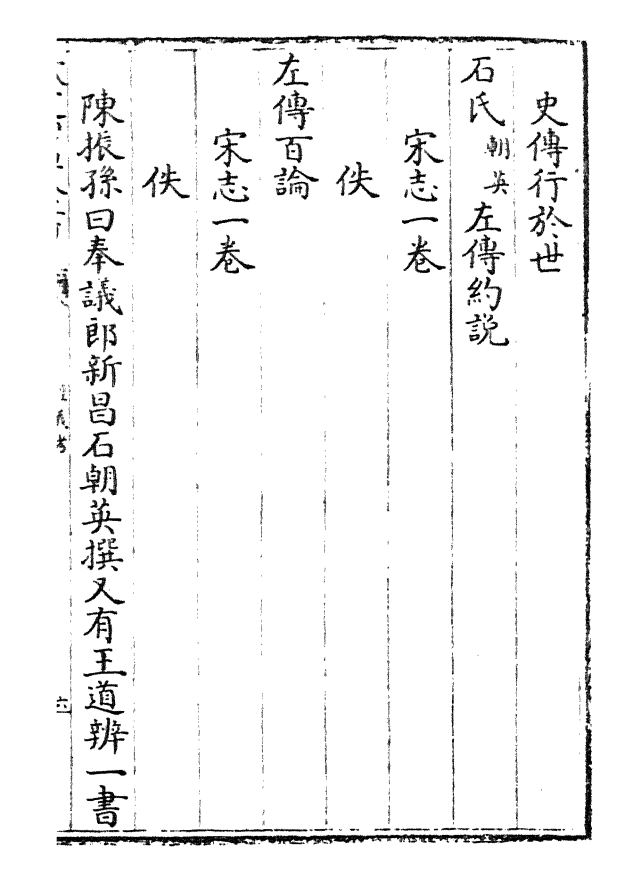
五十一卷

佚

紹興府志唐閲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

郎乾道間為浙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

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



史傳行於世

石氏朝英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

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編之末其為説平平無甚髙

論

李氏（𤣥）春秋學　程氏本義作集注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沖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存

沖自序曰始沖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為學先生作春秋讞考傳使沖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載一書必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旨有越二三君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

有數語之間而稱謂不同間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
遊羣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璀璨可愛然不以彙聚騋
馬觀之莫名其物沖竊謂左氏之為丘明與受經於
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豔廣記備
言之工學者掇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
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
為之事類者未之見也沖因先生日閲以熟乃得原
始要終擴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

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鋟板勉卒前功而慮有闕遺輒加訂證未敢自以為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臥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讐校其間多有字

畫謬誤題空差失者竭來天台簿領之暇遂加是正

復刊之郡庠尚冀有可教者

謝諤序曰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

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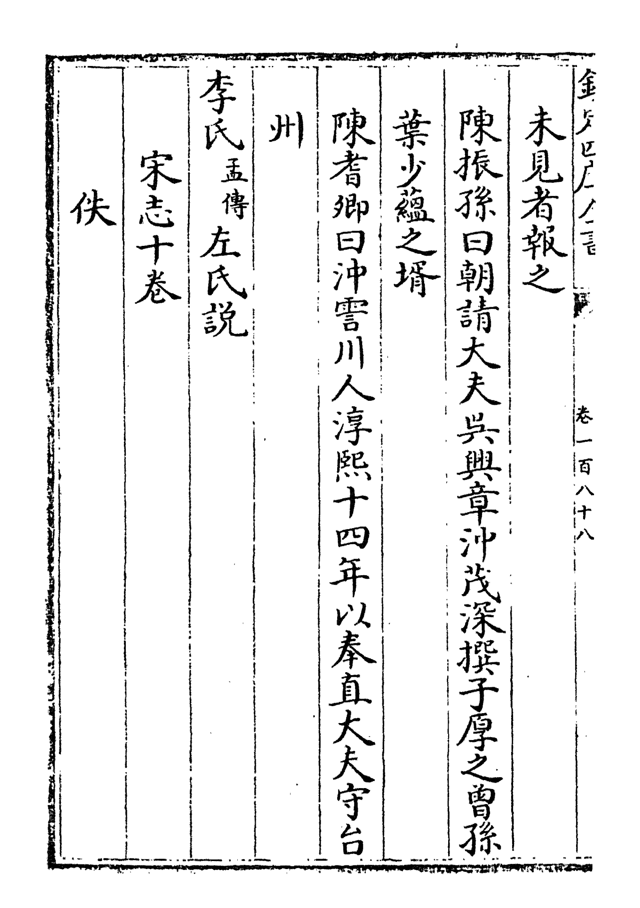
惟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

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掣肘於他書他事則

力有不專自長至老應桑蓬於四方辨此者為誰氏

近收天台使君章沖茂深書且以左氏事類本末為

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為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為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為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為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為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謌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為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耶使君欲謌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



未見者報之

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

陳耆卿曰沖霅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孟傳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史李孟傳字文授學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

加直祕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心傳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箕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箕字斗南廬陵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吉安府志箕忠簡公從子

沈氏棐春秋比事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

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
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
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
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予心
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
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
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
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為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

不聞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録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吳師道曰棐衢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為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為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為著於莆陽劉朔非文

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淳熙間婺州校官沈棐注前以諸國為類後以朝聘盟會侵伐等類凡事之相同者各為之説

李氏起渭春秋集解

佚

劉氏夙春秋講義

一卷

佚

真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名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

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墓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户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

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淳中春秋説約

六卷

佚

葉適志墓曰淳中字仲古温州瑞安縣人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岳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改知台州寧海縣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荼陵軍使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

東安撫司參議官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
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

馬氏之純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得之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二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

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絃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

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義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

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頽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

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
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
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
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周而下各繫以
國又因事而為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夢莘之弟淳熙中
登進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疇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

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
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
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
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
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
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
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
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

益𡨋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哉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

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
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
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
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
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
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
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為是
者衆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

云耳既心以為是則於證據採舍必具成說具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潼川人

徐氏𨓏潮州春秋觧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觧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叅錄竝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觧者良悔前銘稱美未免且怪諸子不早示余也葢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

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専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然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録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别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虚事之類故史而非凝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

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亦不泯絶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予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為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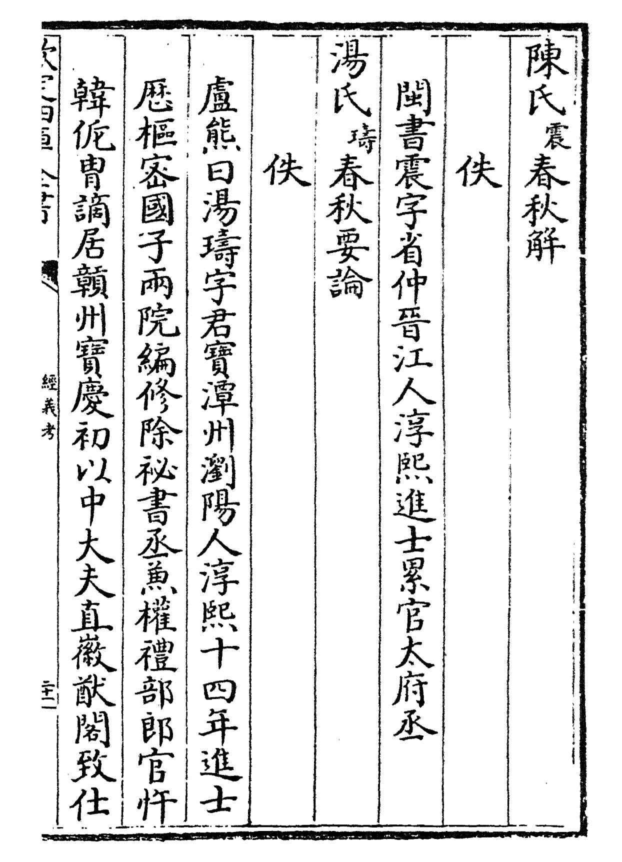
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又墓志曰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觧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歴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判太平州知潮州

蘇氏權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權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終辰州守



陳氏震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湯氏璹春秋要論

佚

盧熊曰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密國子兩院編修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居贛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致仕

李氏浹左氏廣誨蒙

宋志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李浹字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胄監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异之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浹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為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著有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

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
卿建言忤韓侂冑出為福建運判二年召還卒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
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至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愁意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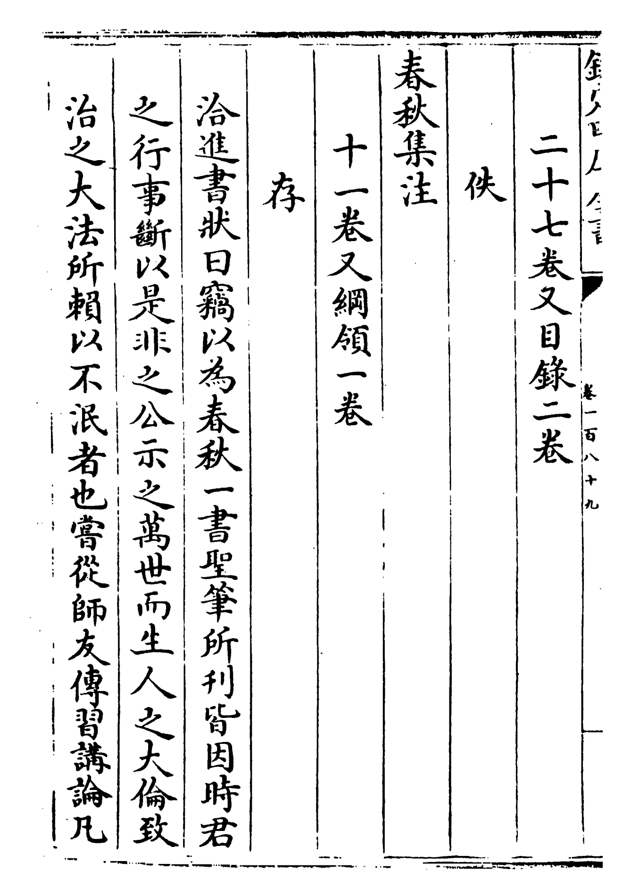
春秋二十二

張氏(洽)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

佚

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



二十七卷又目錄二卷

佚

春秋集注

十一卷又綱領一卷

存

洽進書狀曰竊以為春秋一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

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盖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纂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注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

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此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為一編以今之郡縣為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閲千一雖綱條麤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牴牾舛謬

不敢自保始盖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注之書纔成編次猶冀未遂首卯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為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以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劃統會羣言棓擊僞辯以私便覽觀而已敢圖公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

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
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秖益為罪但惟此書實未
得為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
陋何所取材跼蹐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為懼
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
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並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
沿革表二十七卷並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
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悃欲望朝廷先

賜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即乞免行奏御
塵瀆睿覽若猶採其葑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
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無任惶懼俟命之至端平元
年九月日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
張洽狀
曾孫庭堅後序曰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
注地理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祕閣
後集注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

黄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顔見者衆欲鋟梓而未集
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斌亦求助好事者僅
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洪上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
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
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倒
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屛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
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
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紹興科目而遠方士友

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畝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授正補刋於是集傳始為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刋集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趙文炳為賢德君子即出學帑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訖工庭堅識其事於卷尾

江西通志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

作佐郎卒謚文憲

納蘭成德序曰清江張元德遊朱子之門為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追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朱子常報元德書矣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為之說而於尚書則謂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為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子書於學

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獘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並書之取舍興廢蓋

亦有幸不幸焉可慼也已

陸元輔曰春秋集注十一卷清江張洽元德撰朱子門人也洪武中命士子習胡氏兼用洽注自永樂中集大全專以胡氏為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去其與胡氏相刺戾者自此學者不復知有洽書矣然即春王正月解觀之本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為正勝於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矣舉一可以例其餘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

按張氏集注釋春王正月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曰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其說與胡氏夏時冠周月之義別一開卷便枘鑿不相入宜士子棄之惟恐不遠矣今春秋大全專襲環谷汪氏纂疏汪氏既主胡傳故張氏之注不復見錄若纂修大全諸公張氏集注並未寓目非以其與胡氏刺戾去之也

范氏士衡春秋本末　尊經傳

佚

南昌府志士衡字正平豐城人馬平主簿謂春秋一經其說漫衍皆傳注害之作尊經傳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菴晦菴稱為老友其書謝艮齋諤為編次而序之

鄭氏可學春秋博議

十卷

佚

閩書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受業朱文公晩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補衡州司户

廖氏德明春秋會要

佚

閩書廖德明字子晦延平人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王氏介春秋臆說

十卷

佚

眞德秀志墓曰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徙金華受學於呂成公紹興庚戌進士三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改知慶元兼沿海制置繆泳曰金華王介朱文公弟子嘗知嘉興府事卒謚忠簡

鄭氏文適春秋集解

佚

鄒氏補之春秋注

佚

孫氏調左氏春秋事類

二十卷

佚

蔡氏沆春秋五論

五卷

存

閩書沆字復之元定三子使淵紹易學沈紹書學而以發明春秋屬沆所著春秋五論行世人稱復齋先生

沆自序曰慶元丁巳春先君謫舂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命弟沈著沆承乎春秋竊惟麟經一書乃先聖孔夫子之親筆聖人體道經世之志存焉雖假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制之而不得

肆其欲然褒貶公平是非的實善惡暴白而萬世之名分於是乎定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也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者無慮百家往往辭舛意詭訖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鬱而不彰致使荆公目之為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考官不以取士謂非聖經以衆謬所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研窮編輯著為成書正以扶三綱叙九法尊王賤霸内夏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豈沆淺見

薄識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其中於賵仲子納郜鼎皆為私欲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為是此以為非前後一人前以為褒後以為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褒貶殆有不同紛紜聚散各立一偏之見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大端研究其的實作此五論以辨正之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曉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豈

敢妄有所議以取僭踰之罪云

熊禾序曰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粗知其中之大意而精詣之旨尚未能明咸淳甲戌試春闈幸官寧武州而竊有志焉蓋竭精力者九年而稾本燼於丙子之厄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

己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保全是乃天地間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庭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僂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曰此書乃吾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屬所作春秋五論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敷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為學者之指南復齋先

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室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菴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

蘇天爵後序曰予前總政中書遡直左右為聖天子之股肱耳目無暇及於詩書今者奉勑來鎮南服藩屏無事留情諸子百家之學博詢春秋名家得復齋蔡先生所作春秋五論與南陽山長張義秉燭讀之

終篇見其辭嚴義正句語警切使何休諸儒復生亦心服而效法之相與起先生於九原而講明焉不但
也若先生可謂有功於春秋有補於後學者也
欽
重加按定正其訛舛使聖經賢傳復明於世後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卓然有守將尊信於經之不暇而不惑於是非曲直之途矣其項氏易翫辭古家記已行惟蔡氏春秋五論罕有知者世鮮克傳予官鄂省始屬山長張義梓行以惠天下四方學者當珍重之

為拱壁云

蔡有鵾日予族祖復齋先生作春秋五論府縣諸志載之甚詳況熊勿軒先生序之眞西山先生跋之其刻於文集已明矣即舊志世家云文節公嘗語三子曰淵紹吾易學沈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知方即復齋更名此鑿鑿可據者今熊氏以五論為勿軒著則非矣故援考諸書所載以正之即勿軒文集與行狀皆云勿軒著有春秋通解而勿軒送胡庭芳後序

曰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云云奈何以五論而為通解耶此熊氏子孫不察之過也

余用賓跋曰春秋五論復齋蔡先生諱沆字復之者所作也文學精義學博而要本之以天命叙之以民彝達之以時中斷之以通誼真得聖人作經之大旨顧學者踈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為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三山學宮舊刊或問而此書罕

有知者予故正其亥豕使竝傳於世為君臣父子而欲通春秋之義者可由此門而入以得其旨意之大畧矣

虞氏知方春秋大義

二十二卷

佚

春秋衍義

三卷

佚

眞德秀序曰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静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

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瞷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

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陳氏（宓）春秋三傳抄

佚

宋史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長從黄幹遊以蔭補官歷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直龍圖閣

陳氏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

陸元輔曰思謙嘗魁鄉薦見知於朱子語門人李唐

咨以女妻焉

黄氏東春秋大旨

佚

戴詵曰東字仁卿幹之兄

時氏瀾左氏春秋講義

宋志十卷

佚

趙氏彥秬春秋左氏發微

十卷

佚

兩浙名賢錄趙彦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宣義郎終肖州通判

劉氏伯証左氏本末　三傳制度辨

俱佚

徽州府志伯証字正甫歙縣人

趙氏崇度左氏常談

佚

眞德秀志墓曰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爲右

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以朝散大夫致仕

賀氏升卿春秋會正論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

林氏（拱辰）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佚

温州府志林拱辰字嚴起平陽人淳熙戊戌武舉换文登第歷工部尚書廣東經畧安撫使有春秋傳刊於婺州

王氏（文貫）春秋傳

佚

程端學曰字貫道四明人

潘氏好古春秋說

佚

胡氏維寧春秋類例

佚

左氏類編

佚

佘氏克濟春秋通解

十五卷

佚

閭書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為浙西常平幹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邃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丁氏鈇春秋要解

佚

葉氏儀鳳左氏聯璧

八卷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楊氏泰之春秋列國事目

十五卷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五卷

佚

林氏萬頃春秋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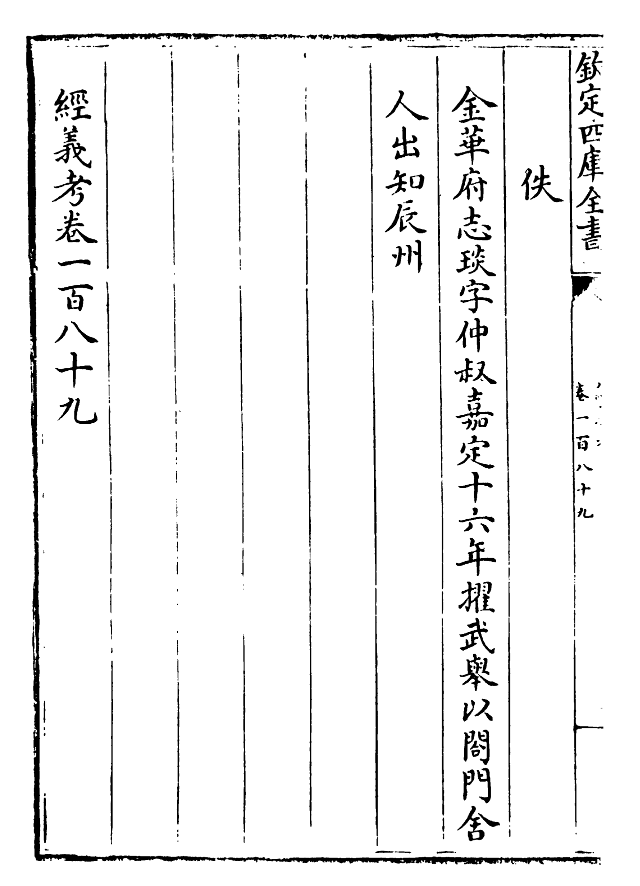
陳氏琰春秋傳解

十卷

佚

左氏世系本末

四十卷



佚

金華府志琰字仲叔嘉定十六年擢武舉以閤門舍人出知辰州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春秋二十三

魏氏了翁春秋要義

宋志六十卷

未見

高氏元之春秋義宗

宋志一百五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樓鑰志墓曰端叔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集搜抉無遺聞人有書不憚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萃為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吾鄉及旁郡之為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

李鄭嗣曰先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究其指歸

王氏緯春秋傳紀

三卷

佚

温州府志字誠叟永嘉人趙汝談在史館奏充編校不就有春秋傳紀門人尤焴薛嶪守建與括皆為刊於學

林氏維屏春秋論

佚

程氏公說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卭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皆彚次之時

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
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
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趙希弁曰右克齋程公說伯剛所編也其弟公許守
宜春刻於郡齋游丞相侶為之序
王應麟曰春秋分記九十卷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
分而記焉又旁採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為年表
世譜世本及天文疆域禮樂諸書次國小國著錄

張萱曰宋淳祐間克齋程公說編以聖經為本而事則按左氏間取公穀及先儒論辯以證其誣至於論述大綱悉本孟子而微辭多取之程胡二氏復以己意為新注又倣司馬遷史記為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有六卷周天王紀二卷魯及列國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諸小國及四裔十有三卷凡九十卷

趙氏善湘春秋三傳通議

三十卷

佚

戴氏溪春秋講義

宋志四卷王瓚温州志作三卷

佚

戚如梓曰或謂春秋以夏正紀事近世戴岷隱頗似此說

柴氏元祐春秋解

佚

王氏鎡春秋門例通解 鎡宋志作炷

宋志十卷

佚

李氏明復春秋集義

宋志五十卷綱領二卷

存

魏了翁序曰天地之運盪摩屈伸為五行四時感遇

聚結為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真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為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為是通經已耳於已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

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為之懼又以自懼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為經世之大法為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予然則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為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為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

懼者尚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閒巷瞭然祇以資耳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為是書且諗予為序嗚呼予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

張萱曰宋嘉定間太學生李俞編進俞舊名明復字伯勇取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審其精麤各附於本章之次有魏鶴山序

按宋史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予嘗見宋李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刋行之非王氏别有集義也宋史兩存之誤矣

錢氏時春秋大旨

佚

楊氏景隆春秋解閩書隆作陞

佚

姓譜字伯淳晉江人開禧進士建寧司戶參軍

時氏少章春秋志表日記

佚

吳師道曰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

郭氏正子春秋傳語

十卷

佚

王圻曰郭正子紹定中進士教授廬州著春秋傳語

十卷

林氏希逸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未見

龍氏淼春秋傳

佚

李鳴復端平三年奏舉狀曰伏見吉州布衣龍淼會

萃經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己見多

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

章氏（棋）補注春秋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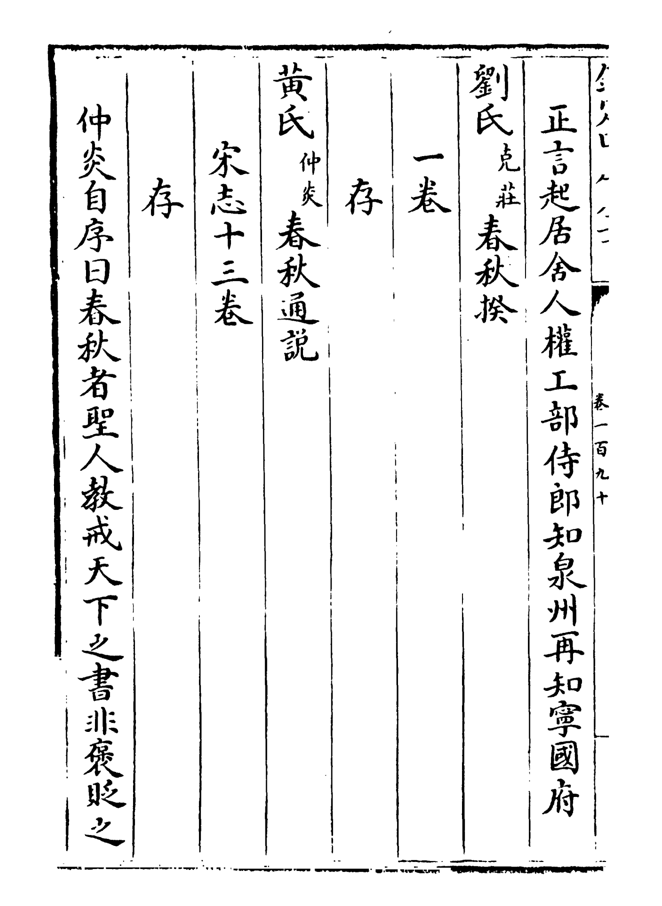
十八卷

未見

姓譜棋字桐麓昌化人嘉定進士朝散郎知處州事

趙氏（淮）春秋集說

撫州府志趙淮字伯泳臨川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右



正言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知泉州再知寧國府

劉氏克莊春秋捘

一卷

存

黄氏仲炎春秋通説

宋志十三卷

存

仲炎自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

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襃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襃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襃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襃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

為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襃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襃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

氏為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為禮順此者為樂理此者為政防此者為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序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

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覆轍所以懼後車也遏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臧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襃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鬬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爲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辯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

準焉嗚呼使後之為君父為臣子為夫婦為兄弟為黨友為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彞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乆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為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

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為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

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

李鳴復奏舉狀曰伏見温州布衣黄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説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爲褒貶只杜擬僭尤爲潛心

陳振孫曰永嘉黄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繆氏烈春秋講義

佚

閩書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遷正字授撫漕侍郎

徐氏梅龜春秋指掌圖

佚

嚴州府志徐梅龜字腥叟壽昌人霍邱縣尉嘉熙間蒙古兵至父子力戰死贈宣教郎霍邱知縣

傅氏實之春秋幼學記

佚

江西通志傅實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者稱南齋先生

洪氏咨夔春秋說

三卷

佚

咨夔自序曰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

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為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身不能逭

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有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為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㦯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𪟝𪟝乎贅斿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

立而交橫大夫各朶頤其國禍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

吳任臣曰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領内祠有春秋說三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